

東

華

錄

東華錄

康熙八十三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澗  
諭蕃恭校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春正月癸巳 上召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尙書等問曰去年冬朕躬違和命爾等於諸阿哥中保奏可爲儲貳者爾等何以獨保允禩允禩獲罪於朕身櫻縲綬且其母家微賤豈可使爲皇太子况允禩乃允禔之黨允禔曾奏言請立允禩爲皇太子伊當輔之可見伊等結黨潛謀早定於平日矣其日先舉允禩者爲誰爾等各據實陳奏時阿靈阿鄂倫岱揆敘王鴻緒私議保舉允禩情形廷臣不便舉出於是領侍衛內大臣巴渾德奏曰其日宣旨之後臣等眾人奏稱立皇太子事關繫重大臣等何敢保舉奉 上諭爾等在行間俱能效死今正爲朕效死

之日也不可稍有隱諱奉旨後臣等出文武分兩班序坐眾人欲保允禩遂公同入奏並無首先發言之人 上曰爾等所舉皆同卽大可疑矣此必有倡首之人爾等作速詳查舉奏諸臣出復入巴渾德奏曰臣等領侍衛內大臣是日集坐一處實係公同保奏並無倡首之人 上問領侍衛內大臣坡爾盆奏曰臣等內巴渾德先發言 上又問領侍衛內大臣尙之隆尙之隆奏曰保奏允禩巴渾德發言在先是實 上曰朕知之矣此事必舅舅佟國維大學士馬齊以當舉允禩默喻於眾眾乃畏懼伊等依阿立議耳馬齊奏曰是日議斯事奉旨命臣毋得干預是以臣卽避去諸臣所議臣實不知 上曰朕知馬齊謬亂是以不使之干預此事朕但加究問必然發露爾等務行詳究舉奏諸臣出復入巴渾德等奏曰是日奉 上諭此事著漢大臣盡所欲言是以臣等見漢大

臣舉出允禩遂公同保舉是實 上問大學士張玉書等張玉書

奏曰是日列坐於後者俱舉出允禩是以臣等公保之並無倡首

之人

上曰爾等再行查奏朕至晚朝務必究其根源諸臣出復

入張玉書奏曰是日滿漢諸臣奉旨齊集馬齊溫達到在臣先臣  
問馬齊溫達何故召集諸臣馬齊曰命於諸阿哥中舉可爲皇太  
子者臣又問所舉爲誰馬齊云眾意欲舉允禩後眾人俱舉允禩  
臣等因亦同行保奏 上曰此事明係馬齊暗中喻眾馬齊向來  
謬亂如此大事馬齊尙懷私意伊等謀立允禩豈非欲結恩於允  
禩爲後日恣肆專行之計耶馬齊奏曰臣實庸劣無知但素無朋  
比懷私之事其日張玉書問臣何故召集諸臣臣答曰命於諸阿  
哥內舉可爲皇太子者爲此召集張玉書又問所舉爲誰臣答云  
尙未定聞眾人中有欲舉八阿哥者張玉書係臣等同僚辦事之

人彼既有問臣不得不答並未嘗使之保奏允禩 上曰朕欲辨明此事是以究問今既問明另候諭旨 上召舅舅佟國維至眾大臣前傳旨詰問曰前因有人爲皇太子條奏朕降硃筆諭旨示諸大臣時爾曾奏稱皇上辦事精明天下人無不知曉斷無錯誤之處此事於聖躬關繫重大若日後皇上易於措處祈速賜睿斷或日後難於措處亦祈速賜睿斷總之將原定主意熟慮施行爲善爾係解任之人此事與爾無涉今乃身先眾人如此啟奏是何心哉佟國維奏曰臣雖以庸愚解任蒙 皇恩命爲舅舅仰見聖體違和冀望速愈故奏請速定其事臣有何辭可對 上傳諭佟國維曰將來誠如爾言朕有難於措處之處自不必言眾人亦將謂舅舅所奏果是矣若朕無難於措處之處彼時將如之何日月甚長且試待之到彼時自知之耳人豈可懷私仇而妄言乎○

內閣學士馬禮以年老解職○甲午諭滿漢諸臣曰朕自抱疾以  
來皇太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晝夜侍奉用藥調治今  
已愈矣並非諸臣醫療得痊也皇太子雖縲絏幽禁並不怨憾乃  
諄切以朕躬爲念故今釋之如彼又有不善仍可幽禁也所以拘  
執皇太子者因其獲戾於朕耳並非欲立允禩爲皇太子而拘執  
之也皇太子獲罪之處虛誣者甚多今馬齊佟國維與允禩爲黨  
倡言欲立允禩爲皇太子殊屬可恨朕不勝忿恚况允禩乃縲絏  
罪人其母又係賤族今爾諸臣扶同徇保奏允禩爲皇太子不  
知何意豈以允禩庸劣無有知識儻得立彼則在爾等掌握中可  
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則立皇太子之事皆由於爾諸臣不由於朕  
也且果立允禩則允禩必將大肆其志而不知作何行事矣朕悉  
覩其情形故命亟釋皇太子朕聽政四十九年包容之處甚多惟

於此事忿恚殊甚朕原因氣忿成疾昨日一怒遂不御晚膳今日晨餐所食尙少如謂伊等作威可畏則好官如齊世武張鵬翹趙申喬彼何以俱不能殺之耶朕觀大小諸臣無不實心愛戴朕躬而伊等結爲朋黨故欲使朕氣忿情理可恨無如此者朕因馬齊效力年久初心俟其年老聽彼休致以保全之昨乃身作威勢拂袖而出眾人見之皆爲寒心如此不誅將誰誅乎著將伊族屬一併拘拏爾等傳問馬齊伊之作威可畏果何益哉馬齊奏曰臣原無威勢但因事務重大心中驚懼並不知作何舉動臣罪當死奏入諭曰馬齊原係藍旗貝勒德格類屬下之人陷害本旗貝勒投入上三旗問其族中有一人身歷戎行而陣亡者乎乃不念朕恩擅作威勢朕爲人主豈能容此馬齊之弟李榮保妄自尊大虛張氣焰朕屢加做戒而怙惡不悛亦當治罪馬齊等著諸王大臣會

集連審擬奏是日康親王椿泰等遵旨審鞫馬齊等覆奏馬齊係正藍旗貝勒德格類屬下陷害本旗貝勒投入上三旗其族中並無一人行間效死者今馬齊圖謀專擅欲立允禩爲皇太子且馬齊於御前拂袖而出殊爲可惡不可留於斯世者也李榮保妄自尊大虛張氣焰亦甚可惡俱應立斬馬武與馬齊李榮保係親兄弟亦應立絞馬齊馬武李榮保及馬齊之兄馬思喀等之子孫有職者革職概行枷責其妻子並發黑龍江馬齊之族護軍參領壯圖等有職者革職其護軍披甲及閒散人俱鞭一百奏入諭曰馬齊原不諳事此數年中起自微賤歷升至大學士其處心設慮無恥無情但務貪得朕知之已久早欲斥之乃潛窺朕意而蓄是心殊爲可惡理應立斬以爲眾戒朕因任用年久不忍卽誅著卽交允禩嚴行拘禁李榮保著免死照例枷責亦聽允禩差使馬武



著革職其族中職官及在部院人員俱革退世襲之職亦著除去不准承襲又諭馬思喀在日曾有效力之處著將伊子佐領三等侍衛納爾泰從寬釋放 上命將硃筆諭旨及舅舅佟國維回奏之語示眾大臣硃筆諭旨曰舅舅年老之人屢向朕所遣人云我夫妻每日祝天求佛願皇上萬歲朕思自五帝以來今日尚未及萬載朕何敢侈望及此此皆以荒誕不實之言欺朕朕不信也今舅舅既有祈望朕躬易於措處之言嗣後舅舅及大臣等唯篤念朕躬不於諸王阿哥中結爲黨羽謂皆係吾君之子一體看視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餘卽俾朕躬易於措處之要務也又諭諸大臣原任內務府總管馬思喀事君極其肫懇凡有關君上之事皆實意奉行前鎖拏伊子故著釋放普奇楚宗斷非安靜之人俱係八阿哥相面案內株連之輩諸事無不悉知若將伊等寬容恐其

所識匪類既多復生事端爾諸大臣亦不獲安矣著將此二人拏交宗人府拘禁大阿哥朕亦不容其閒散俟朕將未完之事理畢卽行嚴禁不然則必思報復矣○護軍統領趙賴以保皇太子時推病不到 上命將趙賴革職交該管王令入辛者庫當下賤差使○科爾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及滿漢文武官員奏請復立皇太子得旨立皇太子事理應卽行宣諭前因滿漢大臣有請立允禩之言朕深念恚欲俟朕劇疾少愈將皇太子獲罪時乘隙紊亂國家首倡欲立允禩之情務期明晰今邀 天之佑朕躬漸加康豫事迹俱已昭著皇太子允禔累月以來晝夜在朕前守視湯藥其被鎮壓詛呪以致迷惑之處已經痊愈是皆仰賴 天地祖宗眷朕眇躬歷年勤瘁以克有此著卽查典禮具奏○乙未諭文武諸臣朕向待大臣不分滿漢體恤包容是以獲罪者甚少諸

臣當人人感戴自效乃九卿會議時但一二人發言眾俱唯唯其漢大臣則必有涉於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於彼之事卽默無一語方伊等居下位時亦似可取及授大職卽僅圖自保以全其身熊賜履常講理學後爲大學士亦惟緘默自容此皆爲彼門生掣肘故也尤可異者漢官議事前人畫奏後人亦依樣畫奏不計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論又有至畫奏已畢始問爲何事者如此甯不有愧於舉國之清議耶馬齊王鴻緒李振裕向在部院聲名俱劣朕早欲罷之因念若等效力年久是以遲至今日且張鵬翮乃一清官朕南巡時馬齊當眾前言之曰殺材因不餽伊銀幣遂爾辱詈誰不畏死敢不餽之銀幣乎生人殺人乃朕之權彼焉得操之此後爾等皆當省改凡人旣讀書知義理卽當以其所學見之於事非僅作文已也平時讀書至臨大事竟歸無用則所讀何

書所學何事耶王鴻緒李振裕向來早應罷斥朕姑爲容忍今不可再容矣蔡升元輕浮無實楊瑄知交雜濫其人品亦皆不端俱著原品休致○理藩院奏阿祿科爾沁故固山額駙巴特瑪之妻縣君叩閣稱我孀居無子將巴特瑪弟考南撫養不意考南成人竟懷異心及家下人等亦將我藐視今願以所屬人丁盡獻 皇上止乞撥給六十人日後爲我夫婦二人看守墳墓 上曰此等人斷不可受縣君乃中朝下嫁者也所獻之人乃阿祿科爾沁之番兵豈可取乎爾等將朕諭旨明諭蒙古諸王照土默特蘇克圖爾之妻所獻入佐領一例暫遣官至彼處管理事務日後仍將此所獻之人安插彼旗內可也○吏部尚書馬爾漢以老乞休命原官致仕○丙申 上幸南苑諭八旗都統等朕此番抱病肌體癯瘦自分難於調治朕承 祖宗宏業垂統萬世愛養生民勤勞宵

盱理所宜然並未有神奇之德乃聞舉國兵民男婦老幼俱以朕躬不豫竭誠祈禱仰蒙 上天垂慈今獲痊可已能挽弓乘馬矣爾等將此諭旨及朕躬痊愈之處明白曉諭務使比戶咸知以慰兵民祈禱懇切之意○丁酉刑部奏散給偽札之朱永祚附從一念和尙擅稱大明天德年號妄題詩句搖惑人心應立斬得旨朱永祚著卽凌遲處死○己亥先是拉藏立波克塔胡必爾汗爲達賴喇嘛青海眾台吉未辨虛實彼此爭論訐奏 上命內閣學士拉都渾率青海眾台吉之使人赴西藏看驗至是拉都渾回奏臣遵旨會同青海眾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地方見拉藏問以所立達賴喇嘛情由據云前將假達賴喇嘛解京時曾奉諭旨令尋真達賴喇嘛今訪聞得波克塔胡必爾汗係真達賴喇嘛亦不能信又問班禪胡土克圖據云波克塔胡必爾汗實係達賴喇嘛

我便爲之安置禪榻非敢專擅奏入命議政大臣等議尋議拉藏所立達賴喇嘛既問之班禪胡土克圖確知真實應毋庸議但達賴喇嘛例有封號今波克塔胡必爾汗年幼請再閱數年始議給封又青海眾台吉等與拉藏不睦西藏事務不必令拉藏獨理應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藏辦理事務得旨依議其管理事務著侍郎赫壽去

二月壬寅朔諭大學士等觀今之部院司官殊不如昔或長於理事而人輕浮或優於學問而短於辦事欲得辦事優而又極謹慎者甚少禮部尙書富甯安爲人謹而信以今視之甚善但始終不易亦未可得而知也○癸卯以噶敏圖爲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己

酉上巡幸畿甸啟鑿○以年羹堯王思軾俱爲內閣學士年羹堯由

翰林院侍講學士王○丁卯禮部奏多羅安和郡王側妃故得旨

思軾由通政使遷

東華錄 康熙八十三

七

五旗諸王宗室等並不爲朕勤勞效力每將朕事敗壞這喪事不必令朕之諸阿哥及福金等會集惟著八阿哥與伊福金去○戊辰 上還京師○己巳諭舅舅佟國維曰爾曾奏皇上凡事斷無錯誤之處此事關繫重大日後易於措處則已儻日後難於措處似屬未便等語觀爾所言必是捨命陳奏爾乃國舅且爲大臣榮貴極矣年已老邁子孫甚多若欲捨命見朕之病勢漸增卽當親身入內奏云醫生等旣可入內我又何不可入我親身領醫生診看晝夜侍奉湯藥使朕疾得痊方係實心方可稱爲舅舅乃漠不相關並未嘗念及朕躬朕仍賴皇太子及諸阿哥晝夜侍奉率領醫人診看進藥調理仰蒙 上天護佑今已痊愈由是觀之爾並非實心乃置身兩可意謂皇上若獲痊愈我仍需祿食苟且度日儻有不測則皇太子將何所往必合我言矣此非爾之本意乎皇

太子允禛前染瘋疾朕爲國家而拘禁之後詳查被人鎮壓之處將鎮壓物俱令掘出其事乃明今調理痊愈始行釋放朕將此情由俱曾硃筆書出詳悉諭諸大臣今嘗有人因染瘋狂持刀砍人安可不行拘執若已痊愈又安可不行釋放而必欲殺之乎朕拘執皇太子時並無他意殊不知舅舅之肆出大言激烈陳奏者係何心也諸大臣之情狀朕已知之不過碌碌素餐全無知識一聞舅舅所奏之言眾皆恐懼欲立入阿哥爲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且蘇努鄂飛普奇之祖俱曾正法故伊等邀結黨羽悚動人心不可謂之無意也皇太子立已三十餘年並無他故朕爲人君臨御既久安享太平並無難處之事臣庶託賴朕躬亦各安逸得所今因有舅舅所有之言及羣下小人就中肆行捏造言詞所以大臣侍衛官員等俱終日憂慮若無生路者此事關繫甚重今眾人之



心既如此憂慮不安朕躬及皇太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父子六人亦必至於志意不舒弗獲安適也諸小阿哥又無足論矣中心寬暢者惟大阿哥八阿哥耳鄂倫岱隆科多順安顏與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爾等又欲立八阿哥爲皇太子將置朕躬及皇太子諸阿哥於何地耶亂臣賊子自古有之今觀衆人情狀果中舅舅所奏日後難於措處之言矣爾爲舅舅聞外邊匪類妄言理應禁止爾乃倡造大言驚駭衆心有是理乎爾既捨命陳奏必有確見之處其何以令朕躬及皇太子諸阿哥志意安舒不至殷憂之處亦可明白陳奏爾乃朕之舅舅特降此旨非欲誅爾也因衆皆憂慮須事明後衆心乃可定耳舅舅當體念朕心勉力爲之若懷藏私意別有作爲天必誅之佟國維奏曰臣從前啟奏之言俱載在檔案今並不推諉衆人因臣大言妄奏皆畏懼列名致

貽 聖體及皇太子諸阿哥之憂莫大之罪當卽誅戮 皇上雖  
憐憫不誅臣何顏生斯世乎祈速誅臣示眾 上傳諭曰朕前拘

執皇太子時並未召一人商議亦未有一人陳奏皆出自朕意朕  
之所行公正無私諸臣從前既未曾陳奏今又何畏懼但從前皇  
太子因瘋狂妄動之時諸大臣理應勸諫或奏聞於朕其並不諫  
勸又並不奏聞者卽諸大臣之重罪也至於保奏列名時諸大臣  
皆不知其故糊塗書名伊等何用懷憂前拘執皇太子之日朕於  
眾人前已降諭旨斷不立大阿哥爲皇太子此眾所知也大阿哥  
爲人下賤無恥不堪之處大臣侍衛等無不知曉但不出諸口耳  
心實惡之朕今特爲安撫羣下降旨申明非欲有所誅戮也舅舅  
前啟奏時外間匪類不知其故因盛讚爾云如此方謂之國舅大  
臣不懼死亡敢行陳奏今爾之情形畢露人將謂爾爲何如人耶

洵可恥之極矣。朕若誅爾，似類沽名。朕今斷不誅爾，其坦懷勿懼。但不可卸責於朕，躬觀爾迷妄之狀，其亦被人鎮壓歟。上又諭領侍衛內大臣曰：朕何等施恩於額駙順安、顏伊，乃並不思圖報效，反與大阿哥附和相善，著革退額駙，令其在家居住，交與舅舅。○庚午調張鵬翮爲戶部尚書，以張廷樞爲刑部尚書。由吏部左侍郎遷○以許汝霖爲禮部尚書。由戶部右侍郎遷○是月免湖北蘄州、鄖西等五州縣上年旱災額賦有差。

三月甲戌，以李發甲爲山東按察使。

由直隸天津道遷

○戊寅轉曹鑑倫

爲吏部左侍郎，以徐元正爲吏部右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以張世爵爲

戶部右侍郎。

由左副都御史遷

○允張鵬翮請復畱河標兵丁五百名。○

庚辰，以復立皇太子，允禔遣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告祭

天壇，祭文曰：臣仰荷

天庥，撫臨海宇，深維國本，統緒攸關，建

立嫡子允初爲皇太子歷有三十餘載不意忽染暴戾狂易之疾  
臣以 祖宗所遺洪業及萬邦民生不敢姑息遂行退廢絕無纖  
毫私意前者告祭俱已悉陳嗣是漸次體勘當有此大事之時生  
性奸惡之徒因而各庇邪黨借端構釁臣覺其日後必成亂階隨  
不時究察窮極始末後乃確得病源亟爲除治幸賴 皇天眷佑  
平復如初臣比因此等情事常切慚恨心神耗損致成劇疾自維  
勢難必愈但深念 祖宗垂貽丕基臣諸子中允初居貴雖被鎮  
壓已漸痊可遂召諸臣明諭而寬釋之自此以後見其夙夜祇事  
憂形於色藥餌躬親克盡子職臣復屢加省驗惟誠惟謹歷久弗  
渝嗣後信能敬慎修身常循茲軌則允堪主器矣謹於康熙四十  
八年三月初九日用申虔告之儀復正儲貳之位尙祈昭鑒永錫  
寵綏謹告其告祭 地壇 太廟 社稷文略同○辛巳以大學

士溫達李光地爲正使刑部尙書張廷樞左都御史穆和倫爲副使持節授皇太子允禩冊寶復立爲皇太子以禮部尙書富甯安爲正使禮部侍郎鐵圖爲副使持節授皇太子妃冊寶復封爲皇太子妃 上硃書諭旨示眾大臣曰朕觀五旗諸王並無一人念及朕躬竟以朕躬爲有何關繫惟各飽煖是圖外面匪類有將朕諸子肆行訕議者朕諸子並不與之較以此觀之朕之諸子可謂厚重矣人情若此朕心深爲憤懣朕諸子坐次何故令在伊等之下今將諸阿哥之名書出惟八阿哥乃獲大罪身繫縲絏之人畱其貝勒足矣故未書名今日乃立皇太子吉日將此旨鈔錄速發宗人府召諸阿哥宣諭○諭宗人府自去年九月不幸事出多端朕深懷愧憤惟日增鬱結以致心神耗損形容憔悴勢難必愈於時概觀眾人不過爲尋常虛語襲用空文此外別無良法惟貝勒

允祉貼黃特至朕前奏稱皇父聖容如此清減不令醫人診視進用藥餌徒自勉強延萬國何所依賴臣等雖不知醫理願冒死擇醫令其日加調治因痛哭陳請爰於十一月十八日始用醫藥時皇太子已經開釋亦同竭力趨侍晝夜不懈今朕之劇疾業已痊愈從前朕之諸子所以不封王爵者良恐幼年貴顯或致驕侈恣意而行故封爵不踰貝勒此亦朕子之以進勉之路也今見承襲諸王貝勒貝子日耽宴樂不善文學不善騎射一切不及朕之諸子又招致種種匪類於朕諸子間肆行讒譖機謀百出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朕天性不嗜刑威不加窮究卽此輩之幸矣茲值復立皇子大慶之日允祉貼黃允祺俱著封爲親王允祐允祇俱著封爲郡王允禩允禴允禔俱著封爲貝子爾衙門卽傳諭旨察例具奏○壬午以復立皇太子允禔詔告天下詔內恩款十

六條○甲申刑部等衙門議覆福建浙江總督梁鼎奏革職浙江布政使黃明詐財殃民贓盈八萬請按例論絞得旨黃明依擬應

絞著監候秋後處決○乙酉以顧悅履爲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遷

李先復爲左副都御史由太常寺卿遷○丁亥封下嫁巴林吳爾滾額駙

之和碩榮憲公主爲固倫公主○甲午賜趙熊詔等二百九十二

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亥轉富甯安爲吏部尙書由禮部轉○以

李錫爲貴州按察使由直隸口北道遷

夏四月壬寅朔贈故貴州提督太子少保鎮遠將軍李芳述太子

少傅子祭葬諡壯敏○甲辰以穆和倫爲禮部尙書由左都御史遷○庚

戌以穆丹爲左都御史由吏部左侍郎遷○丙辰諭王公及領侍衛內大

臣八旗滿洲蒙古都統護軍統領滿洲大學士部院諸大臣等大

阿哥鎮斃皇太子及諸阿哥之事從前侍郎滿篤與侍衛拉錫審

取供招俱與朕所指相同甚屬明白並無罅隙果有罅隙朕早已發露之矣並非欲將此事重行翻改但大阿哥行止甚屬暴戾無恥並不念及父母兄弟殺人害人毫無顧忌任意妄行朕在宮中伊何能爲儻朕躬在外伊或挾一不堪太監指稱 皇太后懿旨或朕密旨肆行殺人猖狂妄動諸阿哥中皆兄弟也稱有旨意誰敢攔阻關繫甚大朕聽政年久何事不曾閱歷以託賴朕躬宵旰經畫安享太平之人設或一二見殺豈不可憫觀伊之黨羽俱係賊心惡棍平日鬪雞走狗學習拳勇不顧罪戾惟務誘取銀錢稍知禮義之人斷不爲此卽今三旗大臣侍衛爲大阿哥所愚者不過一二人其五旗蠢然無知諸王幼子被愚者甚多大阿哥若出而妄動則此蠢然無知之輩又將附和之矣且相面張明德所相之人俱欲死不得求生無路成何景况與伊所相之語合耶否



耶朕亦有用和尚喇嘛道士之處並不令伊等占驗所以不爲所欺見今鎮魘之事發覺者如此或和尚道士等更有鎮魘之處亦未可定日後發覺始知之耳此等情節爾等但聞其大概將此供招閱過方知朕震怒憤懣爲合理也朕意今欲將大阿哥安置一處令其安靜不致生事方好儻萬一事出朕在塞外須兩三日後始聞知必致遲誤此所發御書著諸王大臣一一詳閱定議具奏儻託病不行看閱斷乎不可尋議看守大阿哥允禔請於八旗派護軍參領八員護軍校八員護軍八十名仍於允禔家中輪班看守候 皇上還鑾之日撤去其看守官兵應另派員巡查○調赫壽爲吏部左侍郎以噶禮爲戶部左侍郎蘇克濟爲山西巡撫由西布政使遷○庚申諭諸王大臣爾等議將大阿哥仍在伊府中看守府中門戶旣多恐匪類仍行往來大阿哥慣會潛行卽於伊旗分

地方令八旗官兵看守匪類仍行鑽刺行走斷乎不可惟別旗地方始可耳從前諸事凡鎮壓皇太子使之不善播揚惡名者俱係大阿哥皇太子雖有惡名並未殺人亦無黨羽大阿哥黨羽甚多前執皇太子時朕尚以爲看守不嚴大阿哥豈容不嚴加看守裨色父子之房凌普之房圖樣曾經呈覽再所造諸王府內聞有小府一所與十四阿哥府相仿著領侍衛內大臣宗人府大學士往看何處牢固朕特派人嚴加看守再聞大阿哥之席北駐紮烏拉白都納者一二百人此係何處席北又聞各處俱有大阿哥之人著問雅突番楞又聞去年將天津鎮兵調至口上虛實未知著問兵部○辛酉顯親王衍潢等遵旨會議喇嘛巴漢格隆等呪魘皇太子情實應將巴漢格隆明佳噶卜楚馬星噶卜楚鄂克卓特巴俱凌遲處死查巴漢格隆已充發奉天其明佳噶卜楚等亦發往

杭州看守應行文該地方將軍巡撫委員監視卽行正法至皇長子護衛裔楞雅突明知大逆之事乃敢同行又雅突將皇長子復行呪魘俱屬大逆亦應凌遲處死再此案內有察蘇齊引誘宗室格隆陶州胡土克圖行呪魘之事因布彥圖知情欲行出首卽將布彥圖殺害身死察蘇齊雖經身故係大逆首惡應將察蘇齊之親兄弟子孫並裔楞雅突之親兄弟子孫俱卽處斬伊等妻女媳婦俱發往打牲烏喇處貧人爲奴其族人內有職者革職枷號三月鞭一百並妻子充發黑龍江當苦差查雅突係諾木插什佐領下人諾木插什不能覺察亦屬不合應將諾木扎什革職枷號三月鞭一百並妻子充發黑龍江當苦差伊等內有世職者俱不准承襲呪魘諸物例有明禁太監揚得志違例應付亦應枷號三月鞭一百充發黑龍江當苦差其脫逃之喇嘛扎什益蘇克羅布臧

扎什等俟緝獲另結得旨此本交內閣收貯○甲子諭領侍衛內大臣朕已派八旗章京十七人令看守大阿哥矣若輩俱係朕所深知堪以信任之人意念肫誠惟知君上至每日用幾人看守之處著伊等會議再派貝勒延壽貝子蘇努公鄂飛都統辛泰護軍統領圖爾海陳泰每日二員不斷看守其護軍如何派出看守之處著伊等公議此內並無率領之人俱係一體看守不得以貝勒貝子公徇情分也所畱領侍衛內大臣著不時巡察前執皇太子時朕並未諭以作何嚴加看守之處大阿哥生性暴戾乃不安靜之人務須嚴加看守方好斷不可稍有疏忽也並傳諭看守章京等朕信任伊等故行派出務各遵照朕旨嚴加看守不得稍違設有罅隙朕必知之彼時將爾等俱行族誅矣斷不姑宥○丁卯上巡幸塞外啟鑿○是月免安徽和州潛山等十七州縣衛上年

水災額賦有差

五月壬申以樂拜爲陝西布政使

由郎中遷

○甲戌

上駐蹕熱河○

丁酉諭大學士等在部效用人員初爲筆帖式之日必當念日後擢用可以爲國家大臣自立品行今之尚書富甯安非從武員擢用者乎其辦事縱未必綽綽有餘而人皆稱其操守廉善是以授爲尚書又原任石匣副將今授總兵官江琦壯健出眾居官亦甚優以此觀之不全在讀書也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岳飛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今觀漢諸大臣凡事不發言但愆惠滿大臣言之彼則從中自便而已或部院之人守身不謹結聯朋黨干預非分之事者亦有之欲知部院之善惡甚易或問之督撫或訪之他處可悉知之若云今部院官員之中無品行不端者朕不信也○己亥湖廣巡撫陳詵奏臣查湖北藩庫虧空銀

七萬七千餘兩請將布政使王毓賢解任候審得旨王毓賢著解任該督嚴審究擬具奏

六月戊午康親王椿泰薨予祭二次造墳立碑諡曰悼○戊辰山西巡撫噶禮奏原任工部尚書楊義身故無嗣亦無同宗應繼之人承分家產請將楊義遺產照例入官內有田十七頃估價變賣部議應如所請其田畝估價之處恐遺漏短少應令該撫覈實增估得旨楊義曾爲大臣並無過犯今因其無嗣卽將家產入官又再行駁查竟與罪人無異非待大臣之道此事關繫體統從前有無入官定例著九卿確查議奏尋九卿遵旨議覆凡戶絕無嗣者家產入官本有定例楊義家產應照例入官今臣等仰體 皇上篤念舊臣至意請將楊義應入官田產內撥田二百畝爲楊義祭掃修墳之用交伊家人管領並令地方官不時查覈務使得沾實

東華錄

康熙八十三

五

惠其田畝估價之處准照原奏完結從之

東華錄

康熙八十四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澗  
周澗 著恭校

秋七月辛巳轉鹿祐爲兵部左侍郎以李先復爲兵部右侍郎

由副都御史遷

○甲申以張聖猷爲湖北布政使

由雲南按察使遷

○庚寅以齊

世武爲刑部尚書殷泰爲四川陝西總督

由甘肅提督遷

○以拉都渾爲

工部左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辛卯以噶禮爲江南江西總督

由戶部左侍郎遷

○丙申以艾芳會爲左副都御史

由通政使遷

○戊戌

上行圍發熱

河○是月免河南虞城等六縣水災額賦有差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轉赫申爲戶部左侍郎以能泰爲戶部

右侍郎

由四川巡撫遷

○以達色爲內閣學士

由內閣侍讀學士遷

○乙巳以葉九

思爲四川巡撫

由山東布政使遷

○諭兵部陝西提督潘育龍久歷戎行



著有勞績歷試重鎮克殫謀猷自擢任西秦以來馭兵飭伍有勇知方邊境肅清閭閻安堵既威望之茂著亦年齒之日增茲特晉加顯秩用彰異數著授爲鎮綏將軍仍管陝西提督事務以示朕隆眷老臣至意○戊申以黃國材爲廣西布政使由廣東按察使遷李蕊爲雲南按察使由驛鹽道遷○乙卯以傅澤淵爲江西布政使由按察使遷

申奇貴爲廣東按察使

由陝西神木道遷

○丁卯以吳存禮爲江西按察

使由直隸天津道遷

九月辛未河南巡撫汪灝以疾乞休允之○以侯居廣爲山東布

政使

由四川按察使遷

○丙子

上駐蹕博洛河屯賜來朝外藩銀幣及

隨圍蒙古官兵銀布○丁丑劉光美以匿災降五級調用調葉九

思爲安徽巡撫

由四川調

○戊寅

上還熱河○以鹿祐爲河南巡撫

由兵部左侍郎遷

包太隆爲四川按察使

由陝西驛傳道遷

○甲申

上回鑾○

以年夔堯爲四川巡撫

由內閣學士遷

○轉李先復爲兵部左侍郎以宋

駿業爲兵部右侍郎

由左副都御史遷

○庚寅 上還京師○癸巳以王

度昭爲左副都御史

由通政使遷

○甲午諭大學士等工部光祿寺每

年所用銀兩奏請豫爲儲備赴戶部支領用完覆奏一年之中光祿寺用二十萬餘兩工部用四五十萬兩至百萬兩不等俱造黃冊奏閱所用數目雖較前畧省而動工之處奉委官員於未估計之先卽已領銀備用以致浮支肥己之弊不絕嗣後工部光祿寺著十五日一次將所委官姓名及支給銀數具摺奏聞如是則事務清而奢用之端絕矣又凡督工人員於工竣後銷算延挨時日至十年銷算者有之至二十年銷算者亦有之凡工作食料俱登冊籍何故稽延若此此不過欲從中作弊耳工上錢糧朕常覈算極其簡易數日可畢嗣後官員銷算如有踰年者立卽奏聞罷斥

○乙未河南巡撫鹿祐陛辭 上諭爲督撫者不畏懼人奉職循理本無所難每因部費繁多以致不能潔己誠使實心任事專意民生一切情面俱不宜瞻顧近來科道糾參皆受人指使並無從公出於己見者督撫亦然明知某州縣居官不善必私計其人會有權要相託與否如有屬託便不敢糾參賢否溷淆不能辨別皆此故耳河南俗樸民淳易於爲治比年以來五穀豐收今年開歸等處雖少被水已經蠲免錢糧令地方官賑濟矣嗣後一有災傷爾卽當據實奏聞不可隱匿亦不可過實積穀備荒最屬緊要但各處積穀未必皆實推陳易新之說聽之雖美而行之甚難當青黃不接時將倉穀散去儻值秋成歉收便不能還倉若再如此一年則倉穀必多虧缺雖遇災荒將何賑濟爾等漢官一見倉庫虧空心中張皇因而有託人打點安排之事聲名便不能好巡撫乃

地方大吏不在徒務虛文宜實心籌畫思有益於民者爲之況清廉不專在一己必使布按以下一併爲廉吏始能有益於民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爲生如州縣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其實係貪黷無忌者自當參處若一概從苛糾摘則屬吏不勝參矣至於刑獄關繫民命凡錢糧等事有不合者部院可以駁查惟刑獄之事定案達部部院亦難更改爾於疑獄應詳慎駁審朕卽位五十年於刑名最加慎重凡督撫陞辭之時每以欽恤刑獄訓諭再三爾可加意詳究以仰體朕矜恤庶獄之心至地方文武共事每多不和總兵等官私扣月糧未足深罪文官雖極潔清尙足自給武職有何所入儻地方有事文臣可以坐鎮武官須有身臨鋒鏑之苦自唐以後文武始分從前文武相兼之時可云我非武

臣亦推諉他人耶爾莅任後須文武和衷兵民一體爲要○諭九卿等江浙連年水旱湖廣江西米至安慶地方官輒遏止之不令南下又江蘇等處被災百姓甚苦地方官匿不奏報如安徽布政使李法祖四川布政使何顯祖皆年老龍鍾不能治民調取來京令爾等見之可知其不足任事也江浙水旱朕連免兩年錢糧聞有私徵不行豁免者科道官並未參劾一人卽有參劾皆受人指使並非出自己意督撫於屬官中亦計較某人門生某人保舉及某人所託之官分毫不爽其所舉劾亦非從公起見此等情弊朕已熟聞之矣○丙申以潘宗洛爲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吏部右侍郎杜敏以啟奏錯誤革職○是月免江南高郵等十一州縣水災額賦有差

冬十月辛丑以何士毅爲安徽按察使

由陝西漢興道遷

○予故原任左

都御史吳涵祭葬○壬寅諭大學士及兵部大臣等八旗漢軍以文職用者多以武職用者少嗣後武科鄉會試當令八旗漢軍應考卽增額無多而精壯技勇者可得矣○癸卯諭大學士兵部大臣等考試武舉進士乃國家大典視近科所取之人武藝勇力漸不如前此事所關甚大當擴考試之典以備錄用卽今在內部院司官筆帖式兼武職而歷升堂官者不少在外提督總兵官由行伍出身者甚多何地無才見今八旗監生爲護軍驍騎者俱有入文場考試之例直隸各省綠旗營兵千總把總及年滿千總不但人才壯健善騎步射其中有通曉文藝願入場就試者可分別令就武鄉會試卽於某人充伍爲弁之地就近鄉試不必令回原籍至雲南貴州廣西等遠省赴京會試者亦酌定中額不使虛費跋涉以示鼓勵如此則綠旗官兵內有才力者俱得入彀而武舉進

士亦得實有才力之人其於武鄉會試大有裨益矣至福建廣東兩省不拘舉人進士生員監生兵民內深諳水性熟習水師營務之人有願附巡哨船艦出洋效力擒斬盜賊建立功名者著該督撫查明保奏○甲辰賜田駿等一百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午諭大學士等趙申喬爲人苛刻參劾武官甚多武官與文官不同卽爾等文官能一無所取乎己卽不取能禁家人一無所取乎故抑武人乃明代陋習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大凡治天下之道當以和平爲貴也○諭近來科道言事必有所倚藉方始上奏至有關國計民生者全不念及如朕因江浙年歲歉收米價騰貴令江西湖廣米商報名不許積囤沿海一帶禁約不許出洋聞江浙米價皆平矣科道何不言及耶朕凡遇饑荒卽蠲本年錢糧及歷年逋欠又留漕賑濟但恐民未必得沾實惠聞江南有催

徵蠲免錢糧以償己之虧空者科道何以不行指參又諭曰人難求全責備卽如翰林官有工詩賦者有工文章者亦有講理學者若一一責其全備則無地可容矣然人當以立品爲主學問次之從前韓棻作時文甚佳而爲人不稱所學有學問而無人品其所學亦何足道哉○庚戌以馬逸姿爲安徽布政使

由江蘇按察使遷

○壬

子諭大學士九卿等江浙連歲災荒疫盛行人民傷斃者甚眾深用惻然比年因江浙盜案疊見凡犯盜劫者悉依律坐罪今閏秋審情實各案所議情罪俱屬允協但念災荒疾病之餘復將數十罪犯一時正法朕心殊爲不忍江浙兩省應處決情實人犯俱著停止一年○癸丑以康悼親王椿泰子冲安襲封○甲寅以焦映漢爲江蘇按察使

由廣東雷瓊道遷

○戊午冊封

皇三子允祉爲和碩誠親王

皇四子爲和碩雍親王

皇五子允祺爲和碩恆親

王



王 皇七子允祐爲多羅瀋郡王 皇十子允祿爲多羅敦郡王

皇九子允禳 皇十二子允禩 皇十四子允禴俱爲固山貝

子○辛酉諭戶部今歲入夏以來朕因南方二麥不登北地微潦宵旰軫念甚切焦勞繼而畿輔稔收三吳秋熟兼以四方奏報咸獲有年朕心始爲稍慰夫水旱災傷雖事所時有而小民皆如赤子一以疾苦見告卽不忍愒置於懷今念江南淮安揚州徐州地卑水積秋禾未播種者甚多本年錢糧業經全免又遣官分賑而失業之民更宜加格外之恩以宏愛養康熙四十九年淮揚徐三屬二十二州縣衛額徵地丁銀五十九萬三千八百兩有奇著通行蠲免又河南省歸德府屬商邱等六縣山東省兗州府屬濟甯等四州縣咸被夏災雖已各依分數例免額賦並宜更施膏澤用厚民生康熙四十九年商邱等六縣應徵地丁銀二十萬二千四

百兩有奇濟甯等四州縣應徵地丁銀一十四萬六千六百兩有奇俱著通行蠲免舊欠未完錢糧亦著停徵一年各該督撫務嚴飭有司體朕殷殷恤災至意俾窮鄉僻壤均沾實惠○甲子以阿米達爲甘肅布政使由御史遷○乙丑先是致仕大學士熊賜履遺本內有薦舉伊姪翰林院編修熊本清廉謹飭可用之語上曰熊賜履學問既優人品亦端此遺奏內薦舉熊本等語必係虛僞著行文地方官確查至是查取熊賜履奏稿進呈上諭大學士等熊賜履遺奏稿內並無薦舉熊本之言觀此明係被人將遺奏更改增入熊本一段著該部嚴審具奏尋部覆臣等審訊熊本串同熊賜履家人將遺奏私行添改是實應將熊本革職擬斬秋後處決從之○是月免直隸武清山東東平等十四州縣衛被災額賦有差

十一月丁卯朔賑浙江餘杭湖廣漢陽等二十一州縣衛饑○己  
巳諭大學士等故大學士熊賜履除另議賜卹外其令禮部派滿  
漢司官各一員前往臨視其喪並給卹銀一千兩○庚午內閣學  
士達壽以折本錯誤金寶以行止不端俱革職○賑浙江餘杭等  
六縣湖廣漢陽等十五州縣衛饑○壬申兵部遵旨議覆八旗漢  
軍包衣人等嫺習弓馬者多嗣後八旗漢軍包衣無品筆帖式烏  
林大及閒散人等有願考試武生者該旗移送順天府照例考取  
武生八十名鄉試時將所取武生並中書及部院衙門六品七品  
八品筆帖式廕生監生以及監生之披甲擺牙喇撥什庫拜唐阿  
有願應武鄉試者該旗移送順天府與武生一體鄉試取中武舉  
四十名如不中式者仍令當差會試時取中武進士八名照文場  
編合字號考取其直隸各省綠旗營兵有願應武鄉試者卽於充

伍地方令該營將弁申送巡撫同武生一體鄉試於原額內取中  
不中者仍令歸伍其千總把總及年滿千總等官願應武會試者  
於任事地方令該督撫提鎮給咨送部年滿千總在京候選者自  
行赴部具呈同武舉一體會試亦於原額內取中不中者仍回原  
任原職如鄉會試中式之後有願歸職伍者亦令暫歸職伍照文  
會試定例雲南取中二名貴州取中一名廣西取中一名至福建  
廣東二省武進士武舉生監或兵民人等有熟諳水性練習水師  
事宜願隨官兵出洋巡哨效力者該督撫豫先列名咨部果能擒  
殺賊眾立有功績該督撫保奏引見以遊守千把用年滿千總中  
武進士者照例以營衛守備另班推選請著爲令從之○丙子諭  
大學士等適科臣郝林條奏各省錢糧虧空郝林但知州縣錢糧  
有虧空之弊而所以虧空之根源未之知也凡言虧空者或謂官

吏侵蝕或謂餽送上官此固事所時有然地方有清正之督撫而所屬官員虧空更多則又何說朕聽政日久厯事甚多於各州縣虧空根源知之最悉從前各省錢糧除地丁正項外雜項錢糧不解京者尚多自三逆變亂以後軍需浩繁遂將一切存留款項盡數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項必不可省之經費又經節次裁減爲數甚少此外則一絲一粒無不陸續解送京師雖有尾欠部中亦必令起解州縣有司無纖毫餘贖可以動支因而有那移正項之事此乃虧空之大根源也再如正項錢糧二千兩徵收未完五百兩者按分數議處其例甚輕若因公那用五百兩則處分甚重今但責令賠償足額其罪似乎可寬不必深究凡事不可深究者極多卽如州縣一分火耗亦法所不應取尋常交際一二十大金亦法所不應受若盡以此法一概繩人則人皆獲罪無所措手是

矣且如戶部庫中錢糧歷年存積數極難清前此庫貯一二千萬時曾令部中逐案盤查轉多二十餘萬卽各倉糧米亦歷年堆積陳陳相因贏餘不少不肖官役侵盜銀米未嘗無人若行盤查數仍不缺總之定例所在有犯必懲其中細微不必深究諸事大抵如此見在戶部庫銀存貯五千餘萬兩時當承平無軍旅之費又無土木工程朕每年經費極其節省此存庫銀兩並無別用去年蠲免錢糧至八百餘萬兩而所存尙多因思從前恐內帑不足故將外省錢糧盡收入戶部以今觀之未爲盡善天下財賦止有此數在內旣贏則在外必絀凡事須豫爲之備若各省庫中酌留帑銀似於地方有濟儻在外各省一旦倉卒需用反從京師解出得無有緩不及事之慮此亦當於無事之時從長商榷者也爾等可將朕此旨一一傳諭九卿○多羅安郡王馬爾渾薨 上報朝二

日子祭二次造墳立碑諡曰愨○以滿丕覺羅滿保俱爲內閣學

士

滿不由內閣侍讀學士滿保由祭酒遷

○左副都御史溫察以病乞休允之○己

卯諭吏部桑額自簡任治漕以來老成持重謹厚寬平殫力轉輸  
悉心經畫每歲身親僦運俾漕艘依期抵通十餘年間從無稽遲  
貽誤之事且馭眾有法恤下有恩所屬運官旗丁無不感頌愛戴  
不愧爲地方大吏今年齒已長而精力未衰久任勤勞良可嘉尙  
著特授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加太子太保以示朝廷  
崇獎老臣酬庸褒勳至意○庚辰諭大學士等本朝自統一區宇  
以來於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戶口雖  
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  
孟子曰無恆產則無恆心不可不爲之籌也朕意欲將康熙四十  
九年應徵錢糧豫酌各省用度爲之抵算至五十年將天下應徵

錢糧一概蠲免如近省有支用之事則以戶部庫銀給發應用戶部尚書希福納奏曰每年天下地丁錢糧及鹽課關稅雜項錢糧內除照常存留各省應用及解往別省協濟之外一年共起解銀一千三百萬兩有餘京城俸餉等項一年需用九百萬兩有餘每年所積不過一二百萬兩如將天下錢糧全免似乎國用不足

上曰今年免江浙錢糧八百萬兩並未嘗有所不足希福納奏曰皇上蠲免江浙錢糧命下之後臣等催取各省缺解銀兩六百萬到部始能足用上問張鵬翮曰爾意云何張鵬翮奏曰皇上加惠於民實出非常但通免天下錢糧其事甚大容臣等與大學士九卿覈查議奏上曰爾等速議具奏○贈故原任大學士

熊賜履太子太保子祭葬加祭一次諡文端○壬午江南江西總督噶禮奏參江蘇布政使宜思恭貪婪請革職審擬得旨宜思恭



著革職此案著尚書張鵬翮學士噶敏圖前往會同總漕桑額嚴  
提究擬具奏其江蘇巡撫于準案內並有干連並將于準解任江  
蘇巡撫員缺緊要著福建巡撫張伯行調補江蘇布政司事著蘇  
州府知府陳鵬年署理○免直隸靜海永清二縣水災額賦有差  
○癸未大學士等以朝審情實罪犯應句決者四十二人請旨定  
奪 上詳閱刑部招冊反復研究其中有一縵生路者寬免一  
十六人因諭大學士等曰向來句決罪犯止開犯人姓名順治年  
間有兩犯同名者一句一留唱名時二人同應監斬御史不能辨  
別具本請旨其被句者亦留至次年正法令令開明承審各司及  
罪人籍貫年歲自無錯誤矣自順治初年至康熙八年滿洲內無  
殺人之罪犯後來殺人之罪漸多朕欲禁除之故交與該旗卽行  
完結著爲定例其時大臣或謂朕立法太嚴朕決意行之由是殺

人罪犯日少去年止有一案今年竟無矣又諭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厯以後所用內監會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正統閒事史書所載不能明確其在沙漠會生子今有裔孫見在旗下天啟呼魏忠賢爲老伴凡事委之己竟不與楊漣左光斗受杖老內監猶有目擊者能具言之陳新甲所議本受指於崇禎及科道交章彈劾崇禎反畏人言歸咎於陳新甲竇非其罪也明季諸帝俱不甚諳經史崇禎頗讀書流賊將至京營官兵俱分遣至眞定保定居庸關諸處堵禦其守城者惟內監數萬人而已賊兵破外羅城由西便門轉攻阜成門崇禎率內監數人微行至襄城伯家其家方閉門演戲不得入回登萬壽山四顧無策猶欲出奔太監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於賊崇禎乃止以身殉國世祖皇帝御製王承恩碑文極賞其忠以旌表之明

胡費用甚奢與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用銀數百萬兩至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輒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則器用樸素工役皆見錢雇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旋以數千萬斤計俱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爾等亦知所謂馬口柴乎大學士等奏曰不但不知亦所未聞上曰其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點黑兩端刻兩口故謂之馬口柴又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細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

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噓總由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甲申諭大學士等朕聽政年久凡事無不留心昔朕西巡時嘗以戰地問於曾經行陣之提督總兵官等皆言自古戰陣之事必於舊戰地交戰從無戰於不可戰之地者朕觀韓信嶺上下凡七十里未嘗有一戰於此者以無水不可立營故也前我師往征漠北與噶爾丹戰於昭莫多之地明永樂出塞時亦嘗戰於昭莫多以此觀之皆於舊戰地交戰也行兵之道立營必視水草西北土厚掘至百丈有餘始能得泉一井之汲綆須一騎負之其地如此焉可屯兵是以用兵必以地理爲要古人善用所長後人萬不能及一也○大學士九卿等以遵旨會議全免天下錢糧事覆奏上問戶部諸臣曰爾等作何定議張鵬翮奏曰聖主施殊恩於天下頒發諭旨欲將康熙五

十年天下地丁錢糧一概蠲免止存額徵鹽課關稅六百萬兩實  
浩蕩之隆恩但所存之數恐不足用勢必另發帑銀以濟之臣等  
會議自康熙五十年起視各省之大小斟酌配搭於三年內免完  
如此則萬民俱沾實惠而庫帑亦不至缺乏矣 上曰爾等所議  
良是至明年十月閒視各省秋收何如先免歉收之省張鵬翮奏  
曰臣查戶部冊籍自康熙元年起以至於今所免錢糧共萬萬兩  
有餘是誠亘古所無也 上曰果至此數矣又諭曰凡地方水旱  
督撫卽行奏聞豫爲料理則被災百姓不至失所今年安慶府太  
平府屬俱被災荒而巡撫劉光美竟不奏聞其意以爲災荒非盛  
世所宜言不知天時水旱之災乃所恒有生民關係甚大匿不以  
聞殊爲非理矣○湖廣提督俞益謨遵旨回奏巡撫趙申喬參臣  
抽取衛協兵丁三十五名以致營伍空缺此特言臣冒餉之意提

督衙門例有執事人役向無額設亦無工食臣做督撫衙門衙役  
工食取給各州縣之例分派各營令其呈送如各營將人餉並送  
者則臣各派職役若但將名糧呈送者臣卽募充其餘贖之餉以  
爲操演賞賚各公費之需並無分毫扣剋臣不能與趙申喬同省  
辦事乞賜罷斥得旨九卿詹事科道察議具奏○丁亥調恩丕爲  
吏部右侍郎

由兵部調

以許嗣興爲福建巡撫

由河南布政使遷

○庚寅諭大

學士等今京城米價甚貴朕聞小米一石須銀一兩二錢麥子一  
石須銀一兩八錢爾等與九卿會議如何可以平價江浙前兩年  
無收今年大熟米價仍未平者亦必有故李光地奏曰今人口甚  
多卽如臣故鄉福建一省戶口繁息較往年數倍米價之貴蓋因  
人民繁庶之故 上曰生齒雖繁必令各得其所始善今河南山  
東直隸之民往邊外開墾者多大都城之米自口外來者甚多

口外米價雖極貴之時秣米一石不過值銀二錢小米一石不過值銀三錢京師亦常賴之又問大學士等曰汝等知山東碣石等山脈從何處來乎李光地奏曰大約從陝西河南來上曰不然山東等山從關東長白山來卽如山海關與山東登萊相對渡海不過二百里中係海套凡山東秦岱諸山來脈俱從長白山來來龍甚遠不知里數李光地奏曰皇上博通典籍是以知之甚詳上又曰沛水伏流三處其實不止沛水凡水發源處多是伏流常問蒙古人言之甚詳渠亦有書凡黑水弱水詳記明白黃河九曲其實不止九曲其大曲有九其小曲不知幾千黃河從崑崙來未到積石亦是伏流卽如長江之水書云岷山導江似乎江源在岷山其實不在岷山亦從崑崙來也伏流到岷山更不伏流矣此等事土人知之書籍中未能詳載也○張鵬翮等以往審宜思恭

案請訓 上曰審事但從公而已若豫存一意則不可也諭張鵬  
翻曰朕聞江甯盜案尙有八百件爾到江南述朕旨意諭噶禮作  
速審結總之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凡爲督  
撫者俱當體此語以行事又諭河工雖奏績然不可一日不防儻  
兩隄稍有疏忽則前功盡棄爾以朕此旨諭總河趙世顯時時防  
之始善蓋河源出於崑崙朕會遣官往視上流水長則陝西河南  
江南之水俱長知之甚詳爾可宣旨趙世顯令行文川陝總督甘  
肅巡撫儻遇水大之年黃河水漲卽著星速報知總河豫爲修防  
始得保全也○辛卯以蘇爾德爲左副都御史由盛京工部  
理事官遷調滿  
篤爲兵部右侍郎以諾木齊岱爲理藩院左侍郎由內閣侍  
讀學士遷○壬

辰 上調 陵啟變

十二月戊戌以王家棟爲河南布政使由廣西按  
察使遷○己亥 上調



暫安奉殿 孝陵至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 孝懿皇后陵

奠酒○甲辰以王用霖爲廣西按察使由陝西督糧道遷○乙巳遣吏部

尙書蕭永藻副都御史王度昭按湖廣提督俞益謨等冒餉獄○  
壬子釋馬齊命管理鄂羅斯貿易事○甲寅刑部尙書巢可托免  
○己未 上還京師○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澹蕃恭校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春正月庚辰諭理藩院喀爾喀扎薩克多羅貝勒額林陳人甚老成在昭莫多地方亦甚效力其父滾布原係郡王額林陳著封爲多羅郡王襲封時仍襲貝勒○壬午先是諭禮部蟒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盛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歲皇太后七旬大慶朕亦五十有七欲親舞稱觴是日於皇太后宮進宴皇太后升座樂作上近前起舞進爵○戊子江南江西總督鳴禮奏臣前因江蘇布政使宜思恭貪婪曾經奏參今查江蘇藩庫錢糧宜思恭任內共虧空四十六萬一千兩有零應請審追得旨著差往審事尙書張鵬翮等一併

嚴察究擬具奏○庚寅諭八旗大臣及內閣部院大臣等朕總理國家大小事務必計久遠今見八旗忽於生計習爲奢侈此由該管之人不能約束及伊等族長平時不先訓誡所致也去冬因米價騰貴以二月應給之米於正月給發米價隨即稍減可見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運至家惟圖微利一時卽行變賣及至此銀費去米價又貴勢必請將八月之米於六七月間給發且求將來年之米於今年豫支矣八旗官兵應互相告誡自是以後務將所支之米力加節省必用至支米之時庶不致墮富商囤米術中爾等大臣官員俱有教養之責當仰體朕心潔己奉行尋大臣等覆奏嗣後八旗支米之時請撥人監管務令到家不使變賣至兵丁先期典賣米石亦應禁止從之○諭大學士等滿字既有清文鑑蒙古字書亦應纂輯著交與教習唐古特書之官員阿爾必特祜

乾清門侍衛拉錫等翻譯會同蒙古侍讀學士中書等修成滿洲蒙古合璧清文鑑一部一邊寫滿洲字一邊寫蒙古字其引經處俱行裁去若有伊等不知之處若問八旗年老通曉蒙古書之人於朕起行之前酌量繕寫數篇呈覽○壬辰湖廣提督俞益謨奏偏沅巡撫趙申喬每事苛刻反直爲曲今劾臣侵冒兵餉荷蒙

皇上特命大臣察審祈將臣與撫臣趙申喬俱行解任聽審得旨巡撫趙申喬提督俞益謨互相參劾有乖大體巡撫有疆陲之責提督有彈壓地方之任伊等同在一省而不相睦必致貽誤地方著俱離任候審湖廣提督印務令鎮守總兵官張谷貞署理偏沅巡撫印務著差往審事侍郎王度昭署理○癸巳以徐元正爲左都御史由吏部右侍郎遷艾芳曾爲刑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乙未諭八

旗都統等八旗兵丁每人所得四十斛之米人口多者適足養贍

人口少者食之不盡必至售賣與其自倉運出費脚價而復行轉賣不若計口支放餘者照時價給銀於兵丁有益爾等卽傳諭戶部

二月丁酉 上幸五臺山啟鑾○以安愨郡王馬爾渾子華玘襲

爵○吏部尙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潮以老乞休命原官致仕

○壬寅以祖允圖爲左副都御史由宗人府府丞遷○己酉 上駐蹕五

臺山○壬子 上回鑾○癸丑子故左都御史王九齡祭葬○甲

子兵部議准福建浙江總督梁鼎奏浙江處州府所屬十縣在深

山之中地甚險要舊設副將一員額兵甚少稽察難周請將平陽

總兵官移駐處州其金華衢州二副將俱歸處州總兵官統轄處

州副將移駐平陽聽温州總兵官統轄實於地方有益從之

三月己巳 上還京師○欽天監奏京城及各省月食分數 上

曰朕嘗習算法天文地理靡不詳究月食三分以上者例當入奏不及三分者不奏此奏言雲南四川兩省月不食因地之體圓月之所食被其所掩而人不見若以不見之故而卽書不食則人不知之矣此所奏糊塗本發還著將雲南四川兩省月食被掩之故另行開明具奏尋欽天監奏雲南四川兩省月未出地平已復圓其初虧復圓俱地平遮掩不見月食下部知之○乙亥諭大學士陳廷敬等朕留意典籍編定羣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羣芳譜並其餘各書悉加修纂次第告成至於字學並關切要允宜酌訂一書字彙失之簡畧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四方風土不同南北聲音各異司馬光之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雖多駁辨迄不能行仍依沈約之韻朕嘗參閱諸書究心考證凡蒙古西域外洋諸國多從字母

而來音由地殊難以牽引大抵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物類之象形寄於點畫今欲詳畧得中歸於至當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勒爲成書垂示永久爾等酌議式例具奏○吏部開列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員缺 上諭大學士等今觀漢大臣俱已年邁繼此可用者難得其人至於直隸見爲大臣者無一人矣昔如魏裔介李蔚杜立德王熙梁清標等俱優李蔚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慎懋著勤勞伊孫曾引見主事在何部行走著查奏尋大學士等奏李蔚嫡孫李敏啟見任工部主事得旨李敏啟著越格升補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以示崇獎舊臣優錄後嗣至意○戊寅議政大臣等議拉藏及班禪胡土克圖西藏諸寺喇嘛等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奏請頒賜波克塔胡必爾汗以達賴喇嘛之封號查波克塔胡必爾汗因年幼奉旨俟數年後授封今既熟諳

經典爲青海諸眾所重應如所請給以印冊封爲六世達賴喇嘛  
從之○辛巳戶部議覆浙江巡撫黃秉中奏杭州湖州二府所屬  
仁和等八州縣康熙四十七年緩徵漕糧應於四十八年徵收帶  
運除見完之米已令起運外尙有未完米九萬二千石有零請於  
四十九年徵收帶運應如所請得旨漕糧例不蠲免念浙省被災  
之後民力艱難其未完漕米九萬二千餘石著免徵○工部議覆  
盛京工部侍郎席爾圖奏錦州採鉛請改於遼陽州採取應如所  
請得旨採鉛事情前因白爾克條奏自遼陽州改往錦州大碑嶺  
等處今又因席爾圖所奏議仍在遼陽州採取前所奏是則今所  
奏非今所奏是則前所奏非一切事務該部當據理剖斷分別是  
非定議乃止據見在條陳草率議准殊爲不合凡部院及督撫官  
員更一人皆如此頻更舊例貽誤必多著嚴飭行此事著再行確



議具奏尋議自改在大碑嶺等處採鉛以來將近十年鉛斤足用今席爾圖不思事之有無裨益奏請更改甚屬不合應交吏部議處從之尋降二級調用○丁亥諭大學士等雲南四川等處俱係邊疆殊爲緊要督撫以下官員謂去京逾遠朕不及聞之故違法妄行者多督撫爲一省之表率職任極重用伊等者原爲愛養生民安撫地方非使之富貴而已近聞四川官員惟學道陳瓊操守尙清廉其餘地方官橫行加派恣肆者甚多戶部侍郎能泰前爲四川巡撫不能嚴加檢束訓誡屬員使民困苦屬下文武官員無一善者如此之人若仍留爲侍郎何以明賞罰示勸懲著將能泰革去侍郎四川布政使卞永式居官尤劣著解任江西按察使吳存禮著升爲四川布政使至於甘肅乃要地也巡撫舒圖辦事無能極其糊塗著解任甘肅按察使鄂奇居官頗優著升爲甘肅巡

撫○戊子諭吏部前以補授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四省官員不能如期到任懸缺甚多故豫發人員備用今觀此等官員但圖以邊俸速升居官無一善者地方關繫甚屬緊要嗣後四省著停其豫發仍照舊例歸選其月選得缺人員嚴限速催赴任如此則缺不致久懸而於地方亦有裨益其以前發往未經得缺人員俱著掣回各歸月分補用

夏四月壬寅兵部議覆浙江巡撫黃秉中奏衢州府龍游縣夥賊搶劫居民都司張朝臣等率兵緝捕張朝臣被賊殺死其所屬兵卒並未受傷隨經眾官兵合力進剿斬獲甚多查張朝臣被殺所屬官兵不能協力救助皆由該管官平日不嚴加訓練故致失事其間或有隱諱之處應行文該督將此案隱諱情節及該管官職名一併查參其未獲餘賊著嚴緝務獲得旨此事著郎中察爾欽

前往會同該撫將軍副都統親至都司張朝臣被殺之處詳察情  
由明晰議奏○諭兵部朕觀天下綠旗兵惟直隸及西方沿邊一  
帶兵畧有可觀此外各省之兵俱屬不堪江浙之兵尤不足觀不  
耐勞苦該管官訓練稍嚴卽出怨言甘汰所食之糧而不願操練  
此等人平時尙然儻至行陣之間安可用耶各省皆有食空糧者  
然不至已甚若浙省兵千名食空糧者則有五百名所存五百名  
亦僅充數而已俱非可用者近日處州協標都司張朝臣往追山  
賊其身當先而進眾兵棄之先退此皆平時訓練不善之故也若  
滿兵則不然戰陣間雖至死地亦皆願效死無離本伍退回一步  
之理江浙駐防滿洲兵朕帶往行獵之處以苦差試之畧無怨意  
交相黽勉是以朕心少慰以此觀之兵在訓練之善不善耳不關  
平風土也○以塔進奏爲戶部右侍郎由大理寺卿遷○乙巳都統蘇滿

等以差往蒙古會盟請訓 上曰會盟之事肇自 太宗文皇帝

三年一次遣大臣會盟朕遵行已久爾等前去不得生事蒙古漸

次皆已富饒亦無甚大事或有小事來訴汝等但從公審理而已

至蒙古餽汝等馬匹勿得收受亦不得買其馬匹○以仇兆鰲爲

吏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陳元龍爲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由

任詹事遷巴襲爲甘肅按察使由御史遷○調蕭永藻爲吏部尙書由兵部調○

丙午諭大學士九卿等僉都御史屠沂條陳節儉事節儉固爲美

德人但能言之而能行之者少屠沂條陳皆節儉細小之處其大

者未經指出古人未嘗無餽遺卽有餽遺亦不過羔豚等物而已

今人禮物多用金銀或取庫銀餽送以致國帑虧空至僧徒寺廟

各有田園甚或一僧住持一寺卽欲爲開山始祖聚集徒眾以千

百計此皆糜費之大者也屠沂條奏內並未言及至所云永禁官

民奢糜僭妄之處爾等會同詳議具奏又諭凡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昔江蘇巡撫湯斌好輯書刊刻其書朕俱見之當其任巡撫時未嘗能行一事止奏毀五聖祠乃彼風采耳此外竟不能踐其書中之言也○諭據欽天監奏立夏時巽方風起是日朕於宮中占驗乃東北風起欽天監務取吉利者具奏不知此等事件應據實啟奏何必避忌至各處風信不同或彼處東風亦未可定且春秋誌災不言其應孔子書此之意所以示警今但取吉利可乎本朝並未嘗有所避忌也爾等傳諭欽天監知之又諭人有喜言災異遇風雨皆記之者彼幸身處太平而倖災樂禍誠爲無知果使其身遇災禍又豈能自免乎○子故刑部右侍郎張睿祭葬○丁未以張聖佐爲江西按察使由廣西右江道遷○庚戌調王揆爲兵部尙書由工部詞○丙辰以彭始博爲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辛酉諭大學士

等適引見行取知縣人材俱佳令其候補殊覺可惜著留伊等於京食俸遇主事缺出以主事用遇緊要知州缺出以知州用九卿有知伊等者著問明具奏○九卿等遵旨議覆僉都御史屠沂條陳節儉事 上諭大學士等禁止奢僭而崇尚節儉極當於理朕近查宮中人數 皇太后宮及朕所居正宮不過數百人較之明代宮人則減省多矣先是光祿寺供應宮中用度每年用銀七十萬兩有餘朕漸次節省不使濫溢一年止需七萬兩矣理藩院每年賞賜供應外藩賓客用銀八十萬兩今裁減浮費一年止需八萬兩戶工兩部前此每年所用錢糧其數過多今十日一次奏聞用過數目所需錢糧已極少矣朕用錢糧節省如是因臣民僭用妄費從前屢有禁約今若又行禁約徒有法令繁滋而已究無補於事也今法令非不詳盡皆由臣下奉行不善而然步軍統領順

天府尹地方該管官員果實心遵行何至如此乎著將屠沂原奏

發還○以孫柱爲盛京工部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癸亥大學士等奏臣

等遵旨以行取知縣問諸九卿等薦舉廖之諒鄒汝魯二人著以科道員缺用餘著給知縣俸分與六部候主事缺出挨次銓補如有別項應用處著候旨行○禮部侍郎鐵圖綠事解任○甲子以

瓦爾答爲內閣學士

由內閣侍讀學士遷

五月乙丑朔 上巡幸塞外啟鑾○己巳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

等奏護軍人喀爾處渾告稱願當苦差妄行叩闕應枷責發往黑

龍江當差 上曰喀爾處渾極其狂妄將伊妻子兄弟一併發往

並行文將軍嚴加防範昔 世祖皇帝時以巴龍之祖愛寶狂妄

不堪充發烏喇在充發處怙惡不悛拏回正法此所謂懲惡也今

喀爾處渾之族噶什圖噶爾圖等原係內府佐領下人出旗受職

家已極富乃交結部院人員恃其鑽營將子弟三十餘人俱用部院今已將噶什圖噶爾圖之族取回內府仍歸原佐領矣又和素常書將喀爾處渾具保咨部授爲署丞必有夤緣情弊觀其保喀爾處渾則凡屬伊等保送之人皆不可用著查伊等從前保送者盡行斥革且常書生性不孝不義行事不端言語繁多和素爲人亦極庸劣學問雖優其他皆無足觀也○庚午調恩丕爲禮部左侍郎由吏右調○辛未刑部等衙門議准奉差江南審事戶部尙書張鵬翮奏原任江蘇布政使宜思恭於兌收錢糧時勒索加耗又受各屬餽送應擬絞監候巡撫于準同城居住並不糾劾擬革職從之○癸酉 上次花峪溝閱吉林烏喇黑龍江官兵射○刑部議覆奉差江南審事戶部尙書張鵬翮奏宜思恭任江蘇布政使時因地方有賑濟平糶等事與巡撫于準商議先將司庫銀墊用俟



扣各屬每年俸工等銀還庫今補還二十九萬七千餘兩尚欠一十六萬四千餘兩並無可以扣抵之項請在宜思恭于準名下勒限嚴追補完從之○丙子諭大學士等自趙申喬參俞益謨以來武弁始知做畏今天下兵丁額數缺少而空名食糧者甚多所關者大卿等皆國家大臣當於此畱心○兵部議覆福州將軍祖良璧奏康熙二十二年撥耿精忠藩下兵一千名分入上三旗因閩省從來未有正黃旗兵駐防故將應入正黃旗人等分入正藍鑲白二旗查別旗藩下人有缺將本旗人補授嗣後有正藍鑲白二旗缺出請將從前應入正黃旗兵丁數內補授應如所請得旨此事著如議行天下之人皆朕民庶今藩下之人均朕之人併入漢軍嗣後不得仍稱藩下○調哈山爲吏部右侍郎由盛京禮部調○丁丑上駐蹕熱河○癸未以蘇爾德爲盛京禮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金

世揚爲江蘇布政使

由河南按察使遷

○己丑以綽奇爲左副都御史

理寺卿遷

六月乙未朔先是

上至熱河遣內侍及侍衛等恭請

皇太后

駕避暑塞外至是

上命皇太子諸皇子恭迎

皇太后駕於王

家營○予故浙江巡撫王然祭○戊戌以張伯琮爲河南按察使

由陝西榆林道遷

○己亥

皇太后駕至熱河

上跪迎親扶

皇太后

送至行宮○辛丑諭刑部本年朝審秋審凡係可矜可疑罪犯著

照例審奏其情實罪犯停止審理○戊子先是江南江西總督噶

禮奏康熙四十六年閒荷蒙

皇上頒發帑金令江南督撫於蘇

州松江常州鎮江等處建開河應用錢糧蘇州府知府陳鵬年

於司庫支銀轉發蘇松糧道賈樸於督修時先扣畱三萬四千餘

兩於完工後詳司報銷止稱餘賸銀二千四百餘兩顯係侵蝕其

承修各官辦事草率甚屬溺職相應一併奏參 上命差往江南  
審事尚書張鵬翮等一併嚴審具奏至是張鵬翮等覆奏糧道賈  
樸督修河閘倡議扣畱錢糧爲將來保固之用遂行捏造印冊蒙  
混報銷革職布政使宜思恭革職巡撫于準不詳察具奏除宜思  
恭已於別案擬罪外賈樸于準均應按律杖流仍勒限追完承修  
官蘇州府同知張廷采等未照原估之處修治是實均應革職勒  
限補修知府陳鵬年所發所存銀兩皆由巡撫飭令遵行應無庸  
議得旨觀張鵬翮所審建閘一案各官皆議處獨陳鵬年脫然事  
外陳鵬年本係重罪之人朕從寬免其死罪復授爲知府理應激  
切圖報乃身在同城目見伊等侵扣不盡力勸止且此項錢糧出  
納俱經陳鵬年之手而任憑賈樸于準指使其公同作弊可知矣  
今若免議眾心不服大凡公事雖係師生同年朋友亦當從公審

理張鵬翮所審此案內有畏懼徇庇之處著交與九卿嚴察議處  
其同審理此案之學士噶敏圖及總督噶禮總漕桑額著一併議  
處具奏○吏部奏刑部察審偷盜富新倉米糧之檀張三等例應  
擬斬監候乃尙書張廷樞另議充發甚屬不合應將張廷樞罰俸  
一年得旨張廷樞諸事偏執素性好勝有忝大臣之任著革職○  
己未以沙木哈爲四川按察使

由陝西甘  
山道遷